

# 方鳴：中華文字的藝術大家

## ——方鳴《今夕何夕》前言 冰凌



我認識方鳴君已經多年了，知道他是大陸僑界的一位大文人。他早年寫詩，上大學時曾把一組抒情詩拿給艾青看，艾青閱後只說了兩句話：詩寫得很好，詩人很會寫詩。大學畢業後，方鳴研習西方哲學，寫康德、狄爾泰和雅斯貝爾斯，又成爲一位很有才華的詩人哲學家。方鳴先在大陸最著名的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日報社任職了二十多年，是一位知名的文化學者，後來又步入僑界，到中國僑聯的出版社擔任了十幾年的社長兼總編輯，把華僑出版做得風生水起，好書疊疊，在僑界和華文傳媒領域影響廣泛，是一位優秀的僑聯人和杰出的職業出版家。我在海外做了二十年的職業出版，作爲同行，我對方鳴社長尤爲敬佩！

我不知道方鳴何時又華麗轉身，成爲一位中國古典藝術的鑒藏家，還擔任了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其實，讀了他的這本大書便可知曉，他原本就有着極其深厚的家學淵源，又有着天生而爲鑒藏家的特殊稟賦。因而，他一路走來，純情詩歌，西方哲學，出版文化，藝術鑒藏，都是他的人生中不同層面的原色，本色，底色，諸色疊合，相映成輝，愈見其生命之純色的天成自然。

不僅如此，這么多年，我還竟然不知方鳴其實是一位極其出色的散文大家。他慣用手機寫作，前些年用老式手機把文思裁成一條條短信發給若干文友，再由文友在電腦上聯綴成篇。到了智能手機時代，他就在備忘錄里寫作，然後再用微信發佈。然而，他並不入流文學圈，始終游離在文學界的邊緣。不過，很多年來他還是一直堅持訂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可見他是一個沉潛的文學理論研究者，並且是一位執着的非典型散文家。他只想做一個自己的作者，他只想寫屬於自己的文字。他沒有微博，寫好的文字就堆在手機的備忘錄里，給自己和朋友看。他說自己是一個孤獨的寫作者，又是一個自私的寫作者，只爲自己寫作，享受孤獨

的快樂。我卻不這么看。世上有許許多多孤獨的人，孤獨的人就要看孤獨的文字，看孤獨的文字就是享受孤獨的快樂，如此便是吾道不孤。德不孤，必有鄰。

我時時欣賞方鳴的文化大散文，一系列美篇章章，讓我沉醉不已。但隨之而來的卻是欣賞之後的驚詫和沉醉之後的贊嘆——

我驚詫他何以能有如此沉靜的心緒和澹泊的心性。方鳴在大陸僑界身居高位，公務繁忙，但寫下的文字卻是超然出塵，心靜如水。他到各地參加會議，也許隨時會掏出手機進入寫作狀態。他去台北看望朋友，會在街頭突然停下腳步，進入到文字的世界里。大疫之年關門避疫，不到半年時間，他居然連寫了六篇散文，包括兩萬字長文《庚子年的夏天》，完全是物我兩忘，了無紛擾，躲進小樓成一統，一片冰心在玉壺。如此的清心顯然與他常年精研哲學、宗教和藝術有關，讓人不能不佩服他內心的定力和修煉。讀他的文字，你能從寧靜中感受到一種哲學的思辨、宗教的氛圍和藝術的氣息，他的文字都是在屏心之中靜心之下落筆成章的。

我驚詫他何以能有如此純淨的詩心和清越的詩音。方鳴的文字非常乾淨，纖塵不染，像一個初世的少年，儘管風雨如晦，他卻永遠面朝着詩和遠方。他喜歡宋詞，那是他永遠的文字天堂。他還喜歡西方古典音樂，他的文字滾動着音律，像吟嘆調，像音樂詩。他對音樂非常敏感，巴赫的賦格就常常縈繞在他的腦際，在他的筆下生成爲文字，又羽化爲詩。文字是有生命的，他發表文章絕不允許編輯擅自改動一字，因爲，那樣會破壞了文字內在的活性、結構、氣場和節律，那便不再是他的生命本身。他的文字永遠是明亮的，儘管他的心情可能是陰鬱的；他的文字永遠是抒情的，儘管他的心緒可能是壓抑的。他的文字只要寫出來，便一如處子般的真純和潔淨。

我驚詫他何以能有如此寬闊的視野和淵博的才識。在中國古典藝術的鑒藏領域，他的涉獵極其廣泛，精通古代陶瓷、古代書畫、印章、硯石等各個門類。你看，他寫康熙瓷器，寫得精彩紛呈，氣象萬千，專業性、知識性和可讀性俱佳；他寫司馬光的獨樂園，縱橫千古，才情噴涌，令人不由得一氣讀完卻又讀之不盡，需細細品味，反復咀嚼。他寫《致欽硯》，半年內四次進出欽州，和當地的硯人們都交了朋友，而且專去採寫那些普通的年輕硯雕師，因爲他們才是欽硯業的現實與未來。然而，與其說方鳴寫出了無數的知識點和閃光點，不如說他寫的是一種文化的宏景，他創造了一種文化的磁場、文化的語境，以一種文化的視角、文化的方式、文化的筆墨，去書寫一種獨具魅力的文化大散文。

我驚詫他何以能有如此精緻的文辭和寫作的功力。方鳴的文字立意高古，溫文爾雅，善於運用排比、對仗甚至駢儷文，刻意求工，精于雕琢，堪稱文字雕刻大師。他一生鍾情文字，繼承中國古代文賦、詩詞、散文的文學傳統，又汲取西方的人文內涵，注重文章的宏大架構和宏大敘事，又精于一字一詞的簡潔、明快、準確、文雅、蘊含、潤澤、關聯、佈局，表現了文字的尊貴、華美、優雅、清雅，試圖創造文字的美之極致！他以古人爲師，擷取先哲的文字精華，他的《紙上的花園》和《庚子年的夏天》使用了那么多尋常不見的古雅美辭，字字珠璣，其實在古書中處處有典，皆爲綴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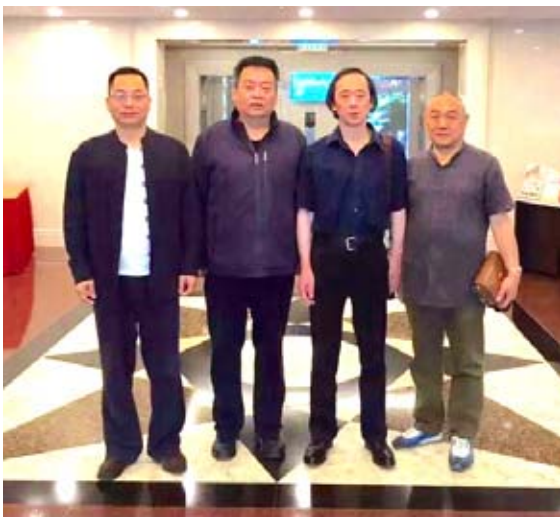
於是，我讀方鳴的文字，便由欣賞而驚詫，又由驚詫而驚艷。我相信，方鳴創造了一種新的美文體，一種人文的、藝術的、超驗的、自然的、哲學的、詩意的、樂感的、博古的文化大散文。他儘可去寫哈爾濱中央大街的路石，衚衕人家的三瓦小日光燈，後海的鈴蘭小店，內務部街27號院的老樹，0.6元一本的俄文版精裝《高爾基全集》，西沙群島的南海觀音；也儘可去寫壓在箱底的哥窑梅瓶，塵埃中的乾隆的冰箱，

英和的硯銘，似假還真的田黃，李成的《寒林圖》，楊沂孫的印章……這一切，一切，在他刻刀般的筆下，都被雕琢成了一顆顆、一串串、一片片璀璨的晶玉文字，閃爍着唯美的藝術之光。他真是一位文字的藝術家，一位語言大師，他的文字，就是他的生命藝術！

方鳴的文字，全然突破了當代文學的散文范式，在中國散文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標誌性意義，在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學景觀，也是一個不可磨滅的文學記憶。儘管方鳴絕非看重浮名，他只是想讓自己的世界沉靜一些，再沉靜一些；他只爲收藏歲月，雕刻文字；他遠離世俗百物，無聞風花雪月；他僅僅是專注于中國傳統的文人生活和人文精神，讓中國傳統文化的遠流涌入他的筆端，潺潺而出，淌進眼前的這一本文學新集，集成那一片美麗的文字之海。

作爲一個老朋友，我理解方鳴把這一本美文新集取名《今夕何夕》的心思。他是多么希望能夠永遠在文字中行走，回到他所向往的文化時空中去啊！他邀我寫一篇前言，我答應了，只爲和他在這條精神之路上，一同前行。

方鳴，編審。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畢業。曾任職12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並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館長。此前曾在人民出版社、人民日報社任職24年。長期致力於中國古代藝術品的鑒藏、研究和推廣活動，曾出任多家博物館、美術館和文物研究機構的掌門人和學術顧問。出版個人專著《裁書刀》《曾是洛陽花下客》、已編輯散文新集《今夕何夕》、收入《明四家的月光》《紙上的花園》《庚子年的夏天》《雲中君》《致欽硯》《永樂的水，宣德的沙》等代表作品。



與方鳴君合影



古瓷學者 游吟詩人

# 《華威先生》有續篇

## ——讀冰凌小說《現場辦公會》 聞齋

哥倫比亞大學的漢學家夏志清生前曾經多次嘖嘖過，他在其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中捧過四位小說家，其中三位都已經紅了，唯獨張天翼沒有大火。

細思起來，夏志清這話對也不對。他“捧紅”的這些小說家裏有人的確是因他評點而大紅，其中沈從文早已成名但建國後因種種原因被雪藏了。而錢鍾書則是因爲劍走偏鋒，他是做學問的，一生基本上就寫過一部小說。在當年作家大都多產的情形下文學史根本沒把他算作作家。錢自然被淘汰出局；夏志清重新發掘他並將他捧起，這是事實。至於張愛玲，她也是因爲建國後種種原因和“政治不正確”而成了宋代瓷器。革命年代大家對哥窟官窟當然不屑一顧，可熬到了後來古董時髦的年代，夏志清振臂一呼，她自然擁躉無限。

但張天翼這個個案卻有點特殊。他的確是一個被嚴重低估了的作家。他並沒因被夏志清“欽點”而一舉出名卻是因爲他其實一直有名。對張天翼，夏志清的評論算不上是提拔“另類”或“發現”他，因爲張天翼在現代文學史上名氣一直不弱。所以夏志清對他的格外青睞和捧場不屬於雪里送炭而是錦上添花。但夏志清關於張天翼的評點也不能說不重要，因爲張天翼雖然一生一直在創作，但後來他的寫作題材和路子卻驟然改了。這一改，他就顯得不溫不火，在他身上就沒有那么富有戲劇性啦。

建國後張天翼開始改成專寫童話。雖然他做過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也擔任過《人民文學》主編，但張天翼主要寫的是《大林和小林》《寶葫蘆的秘密》《秃禿大王》之類，完全沒有瞭解放前寫《華威先生》和《鬼土日記》時那樣的諷刺、鋒芒和幽默，他又如何能、如何敢火得起來！

讀過張天翼《華威先生》的人一定會佩服他的犀利、深刻和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幽默。他善用誇張卻把誇張拿捏得很有分寸，用解剖刀一般的筆剖析社會弊端、揭露虛偽政客和文人的嘴臉，真正做到了入木三分和栩栩如生。但張天翼的手法卻不僅是嚴厲批判而是用辛辣的調侃甚至戲謔的溫存來突出人物，把諷刺對象嵌入了時代和社會背景中，使他不朽；而這種不朽是把醜惡釘上耻辱柱，通過嘲笑和鞭撻這些醜類而達到啓迪社會、發人深省的效果。《華威先生》可以說是張天翼小說創作的一個典型代表；因之，他被譽爲民國時期罕有的善寫辛辣諷刺小說的幽默大

師。

當然，諷刺小說卻是文學作品中比較難寫的一類。因爲若寫好它，作家所能仗仗的不僅僅是文學才能，而更要有對人性的理解、對世情的深入觀察和悲憫的情懷。否則，極容易寫得油滑膚淺且把嚴肅的生活流爲鬧劇。

以當年張天翼《華威先生》爲例，爲了塑造一個以抗戰爲藉口招搖撞騙發國難財且到處邀功請賞擄虛名的小政客，張天翼擷取了自己在當年抗敵宣傳活動中的多個真實事件和真實人物撮合而成。但如果只有生活真實顯然不夠，而且需要將之提煉集中和典型化；特別是需要犀利和辛辣的語言、文筆以及用真實可信的細節來精雕細刻，才能把這樣虛偽的奸人類型立體地塑造出來。張天翼以獅虎搏兔的態度和用牛刀殺雞的筆力寫諷刺小說，在他此作發表以後，“華威先生”遂成經典。此後，凡是提及這類猥瑣奸佞卻招搖撞騙的虛偽政客時人們皆以此名之。

讀《華威先生》的深刻和幽默，筆者深深佩服它的犀利和精妙絕倫，將此作引爲諷刺小說的絕響。可惜從那以後，因爲政治原因和客觀社會輿情控制等因素，80餘年來，很少再能見到這樣優秀的諷刺文學作品了。沒料到，最近讀到冰凌短篇小說《現場辦公會》，

又引起了我當年讀《華威先生》般的相關文學聯想，有種似曾相識的驚喜，覺得值得援筆一寫，向愛好文學的朋友們一薦。

冰凌是一位有出色的小說家，他在中美兩國都出版過小說、散文和文學著作。身兼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會長和衆多國際、國內文學社團負責人，他的主攻方向仍是短篇小說，但也有中篇《旅美生活》《中風》等問世。他的主要成就在幽默短篇和微型小說。其寫作題材比較宏闊，主要

範疇橫跨中國和美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近年來冰凌坐鎮杭州，是作家型的企業家和企業家型的作家——敘述這些，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將跟我們後邊將要討論的他的新作《現場辦公會》有直接和間接的關聯。

冰凌近年來出版了文集和大量短篇小說作品。他也利用地利之便參與了海內外的很多文學和商業及學術活動，當然有機會參加了各個層級大量的會議。這些經歷和觀察跟他《現場辦公會》的創作有關，或者說這些生活中的素材是他創作這篇小說的營養素。

讀冰凌近年來發表的作品，我看到了他對社會問題充滿着關注和感情。他觀察、提煉生活並有效地汲取題材淬煉成詩。僅以開會爲題材，他就寫出過不少作品。從前些年發表的《回國開會》《採訪》等等，到眼下發表的

《現場辦公會》，題材雖然有異，但其人文關懷和諷刺批判的鋒芒卻是一貫之的。

此篇《現場辦公會》是他另一個短篇《寶寶的“出口”問題》的續篇。上篇寫的就是一個家庭寶貝孫子發病的一場虛驚本無足爲奇，但是這個續篇卻以皮里陽秋的戲擬筆法將這個題材進行了升華和主題拓展。可以說，它是前一篇小說的點鐵成金之作。在這里，它故意用嚴肅筆調來夸張雞毛蒜皮的庸常生活並將其延伸到荒唐的境地，以形成荒誕和喜劇效果。

但是，讀完這篇小說，我們會體悟到作者的目的卻不是簡簡單單地爲了博大家一笑而是將其升華爲嚴肅題材並以無辜的口吻烘托一個寓言：這篇小說中描寫的那種矯情、賣弄、造作和虛榮並不僅僅會發生在家庭，而是現實中人與人甚至官場和社交生活中的具體而微的種種表現。這里諷刺的對象決不僅限于夏家和田家而是社會中某些官場、學術場乃至於人際關係和社會互動中道德倫理的具體呈現。你說它虛偽也罷，你認它可笑也罷——其實，你我都在不自覺地生活甚至沉淪在其中。

人和人之間能不能坦誠相見？社會中的各種利益乃至虛名大家能不能放下？在親情和世情的夾擊中人性在受到一而再再而三的拷問和徵詢。——作爲小說家的冰凌在此卻舉重若輕，他像一個優秀的相聲表演藝術家，綉着臉一本正經地將荒誕進行到底。因之，這篇小說可以被看成是一篇寓言，它有着多重的象徵和符號意味。

開會，在這里成了儀式也成了面具和荒誕的符號。人們通過自我排揎自我抬舉自我狂歡而將平淡的生活變成活報劇。這看似荒唐的描寫里有沒有現實的影子？有沒有社會的影子？夏總和田教授是在欺騙自己還是欺騙別人抑或是在自欺的同時又在欺人？——這些都是冰凌向我們提出的問題。這些溫文爾雅、表面上的亮麗光鮮的溫馨會議又到底寓意着什麼，冰凌一本正經的描寫讓我們想到了很多。我不止是想到了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也想到了塞萬提斯《堂吉珂德》中的喜劇場景和《禿頭歌女》等荒誕派戲劇中含笑的淚。

從冰凌《現場辦公會》里我看到了張天翼諷刺和幽默精靈的復活和歸來，也似乎看到了《華威先生》的當代續篇。我希望能看到冰凌更多此類精彩小說的出現。



冰凌在現場辦公會